



陶菴集 十一

書

共廿五

16  
2325  
11



和  
2325  
25-11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目錄



書

答或人 五

與華陽院儒

答石潭院儒 ○七

答象賢院儒

答興賢院儒 ○二

答莘巷院儒 ○三

答樓巖院儒

答臨江院儒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目錄



答黔潭院儒

答濫溪院儒 〇二

答牛渚院儒

與沂川院儒

答滄洲院儒

答考巖院儒

答坡州院儒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書 十三

答或人問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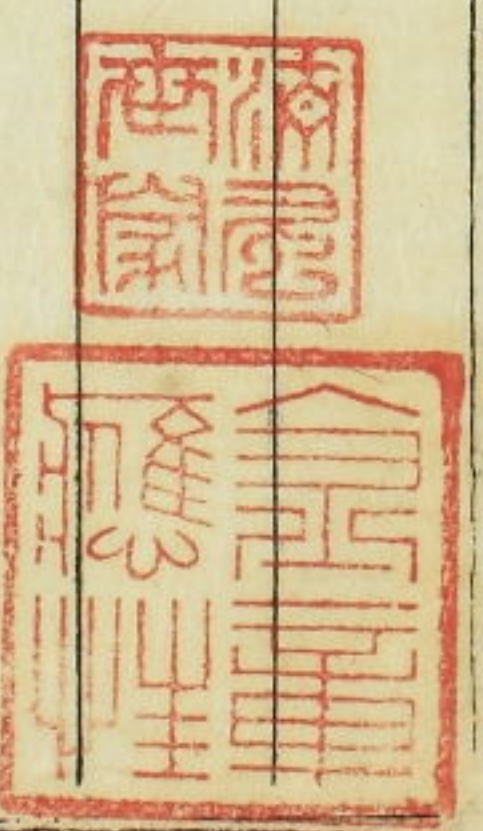
心是氣耶理耶

心固氣也而合性與氣言之其義乃備朱子答形而上下之間不曾專屬一邊

聖人衆人之心同乎異乎

其本心則同而其拘於氣質之心有不齊

聖人之心何其無氣質之累而衆人之心何獨有氣質之累耶



聖人氣質清明心體炯然固無內外之殊衆人氣質濁駁心爲之掩蔽矣

明德有聖凡優劣之分數耶

明德是本心固無分數

人物皆得五行之氣耶

五氣不備不能成造化人物雖有偏正多寡之不同而豈有人得五行而物不得五行之理耶朱子曰一物各具五行之理

人固有五常之德而物亦有五常之理耶

人物同得健順五常之理而由其氣之偏塞故物不

得全耳

心與性其本體皆善則似無心性之別奈何

靈底是心實底是性自有貌狀之不同

性與氣合而爲心則性雖本善而氣似有別何其

聖凡之同善耶

對理而言則氣固二也而其本則湛一而已湛一時節有何不善是氣翻動之後始有善惡耳

自堯舜相傳之統只是心法而堯舜時節何其無

聖凡心同不同之論耶

人心道心說時已有此論道心是聖凡所同之本心

原於性命者也人心是聖凡不同之心生於形氣者也原於性命之心是心之本體而程子所謂心本善之心生於形氣者則是兼氣質之心而朱子所謂氣質有蔽之心心固本善者有似天命之性而流而爲善不善者有似於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則心之掩蔽於氣而爲不善者君子亦當不謂之心也是則氣固變化而可復其本體之明故也

或謂心之未發時亦有不善底苗脉是說如何心之未發卽性性中安有不善不善自動時言才動便可謂之情未可謂之心凡動者氣也氣若用事則

是爲兼氣質之心而非本然之心也

氣則一也而何其善於未發而不善於已發耶是氣也神妙不測變動不窮試看天地之氣倏然而清倏然而陰此卽妙處知道者默而識之可也

下教所謂若單指氣言則聖人衆人之心容有不齊者是何意耶若不明說破則恐有後學之弊心合性與氣言之而從古聖賢不曾專屬氣一邊則單指氣言固不得成心然而理一也氣二也設使就其中只指一箇氣言之則聖人衆人所稟之心必無一齊之理此所謂心卽彼所稱單言氣之心而非吾

所謂心心字不得活看則似有生弊此不可不審也  
或謂聖凡心本不同則其弊將使後學廢學而後  
已未知如何

本然之心若有不同則眾人雖欲爲聖人所謂乃復  
其初者不過復其眾人區區心地安能至於光明燦  
爛無一點之累耶乃復其初之初字本不分聖人眾  
人而爲言則初卽明德明德是本心本心既有優劣  
分數則雖使眾人極其澄治之功而聖人自聖人眾  
人自眾人眾人奈何得聖人

或謂明德雖無分數而心則有分數

以兼氣質之心則有分數而其本然之心無分數明  
德旣無分數則本心之有分數者不成義理若欲謂  
心有分數則明德亦謂有分數然後其說不窮矣

然則心可謂之全善耶

泛曰心而謂之全善則不可莫如曰指其本然之心  
則固無聖凡之殊指其兼氣質而發用底心則容有  
不同不同故可以做變化之功而其本本善故終復  
其初也然而兼氣質三字其意淡奧可精思而不置  
也

頃年下教於門人曰眾人以聖人自期者有可驗

處初學雖未得有光明燦爛底氣象而清朝未接物之間此心或有灑落時節此聖人之心也應事之際雖未得如聖人之合理而或有一事之中節則是亦聖人事也若涵養此心習熟此事則是亦聖人而已矣聖人無間斷而習熟初學於此處可以立作聖之基本矣以此推之則衆人之心與聖人同處蓋可想矣

是說最得

鬼神與心有何分別耶

心之靈處便是鬼神以統性情言則謂之心以妙用

言則謂之神也

鬼神是理是氣

鬼神是理氣之妙合而終是理之用也

答或人

大心死四十日而葬或曰禮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註報讀爲赴急疾之義大心之葬亦恐爲赴葬之歸卒哭可遲待三月否曰近俗無貴賤皆三月而葬而古禮惟大夫三月士則逾月大心士也逾月未爲失禮豈可以報葬論也假令人死於晦間而葬於來旬前則謂之逾月者苟也若此者三月而後當行

隋書卷二十一  
卒哭大抵所謂逾月者必過三十日可也

答或人問目

妾子之承重者爲其所生母只服緦矣承重者之子則當無服耶抑長子無服而衆子則有服耶其父既承重則於其子爲庶祖母矣庶祖母無服恐非可疑且禮有嫡子無嫡孫則有服無服豈有長子衆子之別耶

妾子爲其母古禮則期而家禮則三年開元禮則無嫡母得申今有一庶人遭母喪而嫡母生存疑其服願賜明教

雖有古禮及開元禮而朱子於家禮既係之齊衰三年條其下仍言爲父後則降而不言嫡母在則降愚意以爲當以家禮爲正  
外孫奉祀大違禮意實有不歆之懼况可傳至二代三代乎士夫家祧廟長房身故則或遷或瘞亡者之婦雖存無與焉况於此事乎

一虞之三獻辭神并不舉哀者殺於喪虞之意而三年內改葬則其禮恐當與喪虞同尹爾和之間似爲三年之內改葬而尤翁之答若以不哭爲是未知如何



既是三年內遷葬則一用喪虞禮恐亦無害

爲人後者之爲本宗降服則禮既詳著而爲人後者之子爲其父本宗服則無所論豈以自當用爲人後者爲本宗降服之例故耶甲者曰父出後與已出後同何必別論此則當用爲人後者爲本宗降服之例之說也乙者曰父之出後與已之出後異父既爲人後不問所後遠近以伯叔之服服其父父之伯叔父已之從祖也當依此降服丙者曰父之爲人後也雖以本生之恩只降一等而至於其子則不可以本生論只當以父所後之屬而服

之若如丙說則假令父爲族父後優於父之生父無服此則必不然也如甲乙二說則所主差殊而其服無甚異同從甲則爲大功從乙則爲小功而已此則將何所適從耶尤菴先生答驪陽府院君書引或人言爲說者卽乙說也以此一言遵行爲宜耶

所示甲乙兩說愚之所主則謂當從本服降一等而已此則與甲說同尤翁書中謂其所生祖爲從祖一段雖似乙說究其歸宿則卽甲說也以是自幸賤見之不甚悖於理也

小功註曰女爲兄弟姪之妻已適人而亦不降爲兄弟之妻則在室爲小功適人亦爲小功固爲不降而姪之妻則在室時固當爲大功適人之後若服小功則是僂降也惡在其不降也

女爲兄弟姪之妻在室則爲大功一段考之家禮本不見於大功條故備要五服圖亦屬之小功矣來示似欲以大功條兄弟子之婦也通看男女若然則小功條又何故而別爲拈出一女字耶此爲可疑幸更思之

人之有前後妻者取人子爲後在前妻死後妻存

之時則母其後妻而服其黨若在前後妻皆死後則當母其前妻而服其屬尤翁之論如此矣近有人以爲當以後母家爲外氏未知其言有明證而然耶

出繼者之於所後父前後妻俱亡後爲後則外家當從元配事理似然愚見亦如此而但吾家歸樂堂仲父於所後外氏從同福之吳此則繼配也不敢知其時所考據者如何而家中所行如此故雖疑而未敢質言也

適人而無夫與子者本親還服本服以其無受我而

厚之者故服重不降此所以只稱姑姊妹女也愚意以爲不必推看於輕服也

答或人問目

問一新人崔柱八曾祖遇貞喪室得妾後追成婚書及爲老職同知受夫人帖給之但於子女分祔文書中有此母死不爲服喪云云其後遇貞之亡柱八父雲溥以長孫承重則或者謂他日庶祖母之死亦當服三年雲溥遂遍問於知禮家遂菴權先生及同鄉李諮議援經引禮斥之甚嚴及其死不爲服喪故妾之子載漢至於擊鼓以起大訟御

史監司據法決定退斥載漢矣今又欲耐其母於

宗家廟云云

父命子不敢不從者經也然有治命焉有亂命焉從亂命者成父之過不孝大矣夫以妾爲妻追作婚書固爲悖理之甚者而此母死勿爲服喪之說猶出於迷復之良心此則治命之當從者也其妾子只當從其治命不當以亂命爲可從且受夫人帖尤所以彰其欺罔國家之罪爲其子者以此藉重可謂無嚴矣况此是先生長者之所論定御史監司之所退斥則是非旣判矣渠雖無識何敢復出耐廟二字於其口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耶其宗孫若或撓奪於彼言則僂非其子孫矣

答或人問目

無極而太極朱子曰無極而太極若曰無所爲而爲又曰而字輕此一句無次序以此觀之則而字只是接連上下句語脈者而非有補於訓釋之義也退溪先生答人間有雖無其極而還有較極之極云云栗谷之意亦如此然則而字須作然字看恐與朱子之旨不同也

而字退栗之釋煞分明朱子說則較輕尤無痕迹雖略似不同而大旨則固未嘗不同也

精粗本末熊氏以精與本爲太極粗與末爲陰陽而栗谷先生非之曰精粗本末以氣言也一理通於精粗本末之間也仍以朱子所謂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者證之此說竊恐未然圖解此句對上五殊二實無餘欠一句言上一句謂五行之殊不爲餘而二氣之實不爲欠也所以釋五行一陰陽者也此一句謂太極精本之理不在彼而陰陽粗末之道不在此也所以釋陰陽一太極也若以精粗本末皆爲氣則不但文義例與上句殊不相稱且無彼此三字上終欠說一理字而文字

義理並未免闕虧矣熊氏註說固多穿鑿而此說則未必有病若朱子所云當自別爲一義恐非可以證此者又如何

精粗本末無彼此愚亦嘗從栗翁之說矣近歲溫繹不免生疑欲改從熊氏而猶未敢自信矣來示與鄙意略同而不在彼不在此一句語無或有病否

兩儀立焉云者指天地之成形而言也生水火木金土云者以五行成質而言也讀者多以兩儀只作陰陽看以爲未成形之天地生水火木金土謂是五氣之生出者殊不知濂溪所謂天地五行就

造化見成之後而論非指五氣生出之始而言也圖說蓋極本窮源而此兩段分說兩儀之所以立五行之所以生非可以判作先後看也或人之以兩儀爲未成形之天地者固非是而來示中非指五氣生出之始而言云云亦恐有病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此性字讀者多以氣質之性看之而細考濂溪及朱子之意恐不可作氣質論也未知如何

氣質已寓於各字中性恐當以太極全體看

上旣曰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其下乃曰五性之

殊散為萬事則恐是指五性發動之後面貌各異而言也未發時非無條理之粲然意思之不同而此之所言非是之謂也或者以是屬之未發恐非朱子之意也如何

五性萬事或者之說非是

定之以中正仁義定是聖人自定抑定人云耶考之註說似可以自定看而定人之意亦在其中竊意聖人所以自定而立人極者實所以定人也未知如何

定是聖人自定矣自定而後可以定人然如來亦實

所以定人云云語意傷急

與華陽院儒

癸卯

伏惟春寒僉齋履萬茲緯酷愛巴谷巖泉之勝且以老先生杖履之地風流弘遠庶為後學依歸之所昨年募僧縛得數間屋子於巖間以寓高山之思結構幾完而不幸遭罹禍疊走伏雪嶽下此計左矣竊念朱子武夷詩有居然我泉石之句旋又曰一我字生出無限病敗愚嘗服膺於此不敢看作平泉之草木矣况南北渺然無力看護竊願以此屋歸之書院以自見其微誠區區此意庶不獲罪於朱子法門耶仍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一  
記先祖在嶺臬時有周急於老先生者社倉之設實由是始今以小築爲書院補欠缺得與一鄉諸君子同此仁智之樂則亦或無忝於先美耶他日獲償未了之緣則抱得朱子遺書徜徉於其中不妨容作主人否惟僉尊之財諒也

答石潭院儒

丙辰

僂至辱書伏聞秋享利成此士林之幸也卽日秋晴僉齋履萬珍絳衰劣日甚四方之志已倦矣思欲一拜院宇仍與僉賢講得舊書而終未能自力恨歎如何騰儀又蒙遠致悚忤深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僕之素餐亦已久矣竊願因此而有所獻焉惟我文成老先生繼往開來蔚爲吾東理學之宗凡在士林均被大惠而西土則有甚焉親近其光沐浴其澤是宜家絃誦而戶詩書與鄒魯并而奈之何蔑蔑無聞以至于今也不惟吾道之不幸實亦僉君子之所當羞者然而尙幸先生俎豆之有所遺風如昨况其所謂學校模範隱屏約束者無非先生所以嘉惠百世者苦心血誠炯然可見皆可以舉而措之傳曰其人亡則其政息其人存則其政舉此非僉君子之責而何切望亟以此謀諸鄉中父老暨厥有志之士悉

取先生舊法而申明之以洗俗陋以新風化則豈獨一州之幸也此其大略如斯如可行之僕雖愚淺猶可繼此而有所奉助或以斯言爲迂甚而不可行則誠不敢久縻匪分之任徒坐辱盛禮於累舍之外僉賢雖未欲遽已僕則知所以自處矣幸淡諒而進退之

別紙

讀書已以小學爲始勿論居齋與在家每講會必先定一望所當讀之章數起某章止某章後次講會就其中抽一章講誦齋任出姓定其高下每講輒列書

案中人姓名名下錄其起止與通略粗不之屬一件置之院中一件送示此間使各得以考其勤慢而一就文義上齋任與諸生反復討論如有起疑而可質者錄出而示之亦好此段中如有窒礙難優之端亦須回示

答石潭院儒

丁巳

膳儀又此拜領素餐之愧久而益淡承已行會講之儀士氣頹靡之餘不謂其振作如此亦幸鄙言之不見棄也居齋時所當服行者既有模範約束諸訓只可一一尊信無或違越而已固不待他說而惟供士



一節最爲難處今聞院隸之言則自春以後數十多士一例供饋此豈不好而所憂院力之不給耳諸君子瞻依先生香火共讀聖賢遺書斯爲至榮至幸苟各以爲己爲心則不患無糧不必全靠院中供億之力况讀書於他處未易得此者耶然而以書院事體言之則供士爲當畜力之厚慮後之遠方可行之而無弊此當徐議而不可亟也爲書院惜財力亦豈非僉賢之責耶幸與之相確而善處也仍別有所告夫院中職任各有攸主張士論倡明學政掌議之責也財穀之出入者節慎之堂宇之傷圯者修葺之者

有司之職也要皆以得人久任爲主僉賢先以此事自勉於己日後限滿或有故遞免之際必審擇好善向學及有識慮練事務者各授其任勿以細事互相訾摘勿以微嫌遽自引去積以歲月以責成效如何如何大抵凡事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此不可不慎而必先此二者而後他事可議也僕老矣四方之志固已倦而或能一拜院庭與睹絃誦之洋洋則亦有榮焉僉賢其能之否乎前月左右之見枉也不知方帶齋任未能詳細面講此可恨也然而大指都不出此惟願謀於長老稽諸公論以之有成而

無壞也

答石潭院儒

多少示諭備悉此時猝行此事固知其甚難愚亦自笑其迂矣然既與聞院事不能不深有望於僉賢僕固不足言尚庶幾先正遺範有以啓牖而作成之矣到今周歲之間迄未有一事見施而相報者其無實效可知也僕何顏復以山長自居乎膳儀良切素餐之愧不敢虛當盛禮謹以還付來使幸改授當世名德之重者以重斯文也然而來書愧訟之意甚切苟或因是而推擴之則猶可冀也及僕未死得復見鄒

魯之俗則幸孰大焉都惟恕諒作書後更思之奉還膳儀誠有褻慢神惠之懼不得不領畱此後則既不

答石潭院儒 戊午

示諭奉悉勤意茲事發端非不知迂且愚而蓋庶幾憑藉老先生遺靈有以啓牖而興作之矣數年之間了無頭緒之可論此實誠意不足以感發力量不足以擔荷自顧慙醜無以見仁鄉士友昨秋所云廉義之不容已者乃蒙僉賢不欲遐棄願與相入於舍舊圖新之域僕雖迂愚亦安敢因而自疎不思所以仰

助其萬一耶惟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一循我先生遺教是所望於鄉黨父老耳自餘細微曲折都在兩友口悉

答石潭院儒 庚申

本院之設專為我老先生崇奉之地如有叛背誣毀我老先生之道者宜不容廁跡於院中明矣今以齋任書報觀之極可駭歎崔活之徒乃敢抗顏出入於老先生廟庭耶其冒參享事猥玷齋列者固無廢之甚而其時齋任不思鳴鼓之義數十年斥絕之餘粹與瀾漫而同歸惡在其崇奉我老先生之意也其時

齋任及其徒之來參享事者及為齋任者并削去院籍以正士趨為宜

答石潭院儒

近日院祠見毀實為斯文之厄惋歎何言然而改建陳請數事揆以時義恐當姑徐以俟之也因此而竊有說焉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今茲朝家不復區別繩以一切之法此固大關世運而苟究其故則士林亦均有其責矣夫書院之名即為讀書而設處乎院而不讀書已自喪其實矣侮毀之來誰得以禁之溪願就此反省而自勵也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一  
向年講學之議愚亦自知其迂闊難行於斯世而亦不料其不見信於老先生杖履之鄉也適會院中有事未能決去至今苟蹲而此事終不可但已如不可爲則僕何得以山長自居僉賢亦何顏以山長待之乎學政節目已具在老先生集中自可按而行之然亦不無隨時通變之道矣讀書次第小學爲首先取院藏青衿錄抄出年四十以下人員其中有自願讀是書者就其名下懸錄雖四十以上如有自願則聽雖不入籍者自願則聽至於童蒙之未及參籍者亦隨其所願而同爲入錄從近以報則當續有指揮也

院力弊甚道里且遙不必專人付諸官僂又或士友往來時爲可自餘姑不備悉切冀協力盡誠以爲振作教學之地

答石潭院儒

壬戌

回示領悉節目卽爲草上每月二次焚香後仍卽設講豈不甚當但恐事勢多有不便難可永久遵行不可不審之於始故以朔日一次爲定此外如有不可行又或有疎漏之端幸詳確而細教之爲望不知院力果能供士不至於各自齋糧耶亦欲知之講案追到者又畱之以資參考此後能有續續願入者否齋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任數易之弊不可不嚴杜已前遞代者今不可追而  
節目既成之後則當一依此施行矣僉賢咸以此事  
爲已任倡率興感必期至於丕變鄉俗以不負我老  
先生嘉惠之盛德也

答象賢院儒

戊午

承講會已始士林之幸也近間爭端始不過鄉隣之  
鬪而此非可以推上學宮者則又舉了討罪一事看  
來終是起鬪之意爲主是以頃日儒生之來稟目通  
文等文字都不取見一例揮斥矣大抵此事是非不  
難知學宮之設爲講學乎爲爭鬪乎講學與爭鬪於

身心孰得孰失於鄉俗孰好孰否若以爭鬪爲不可  
已而講學爲不可爲則已苟非然者必欲捨此而取  
彼者何哉向所謂侮長之失醜正之罪亦是鄉中不  
講學之致如有深惡痛絕之意尤當汲汲講學以變  
鄉俗而今乃不正其本欲治其末畢竟相率而陷於  
爭鬪之場何其不思之甚耶至於訓長呈單殊非所  
料安行健稟自尙能省記金道明之外未嘗混驅諸  
人於辛壬凶黨於此益可見其乖阻之極也老成之  
人平心熟量自當開悟苟得此回頭則年少矯激之  
論自可妥帖願更以此意勸諭同心講學也節目一

條錄送

講時長幼皆整冠拱手危坐無敢回顧無敢喧笑無敢頻數出入一以專心致志為事文義論確之外其或攙以閒是非雜話說者即為嚴責黜座雖院中士論之當可否者亦多閒日講學之日則一切舍置其間或顯有沮戲講事之端摘發其人痛施重罰

答興賢院儒

戊午

伏蒙僉賢不以僕卑鄙屬以山長之任自知陋劣萬萬不堪而重違千里勤意亦未敢自疎於先賢崇奉

之地謹已并盛幣拜承不勝惶愧之至仍念書院之設不徒為先賢春秋俎豆之饗而已蓋將肄習于斯藏修于斯以之闡明儒教丕變俗習况我兩先正先生實東方理學之宗仁鄉崇奉之意其亦以此乎苟僉賢不徒區區于科學而有意於兩先生之道則僕雖孤陋亦將樂與之同事至於虛糜院任坐辱瞻儀非私義之所敢出者竊願僉賢更存商量而進退之也

答興賢院儒

甲子

瞻儀已具狀上謝矣復中又辱書問何慰如之至如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朱講長雖未有一日之雅而聞名則蓋久不面而先  
書此古道也荷意誠厚愧無以堪之生一疾經年轉  
益沉痾舊業全荒雖有朝聞之願而恐莫之遂也昨  
冬諭文諒出相愛而終是未信而言不謂一言相契  
講事之行若是其神速也嘗謂貴道風氣剛勁類漢  
之關中其勇於爲善果如此也况六十六講員此外  
似無而下於此者亦多四五十人此豈他路之所能  
及者哉感歎不能自己書中非知之難行之難一語  
誠切至循此而交相勉焉則豈無實效耶尤可幸也  
講堂之役聞未完畢新倅略有面分故作書以付試

傳之也

答莘巷院儒

庚申

位次重正士林之幸其間雖有歧貳之議勸出齋任  
如期行事諒爲得體通文中位次移奉必待有事而  
後始敢變改云云非所可論於此舉者此則所重在  
於釐正位次事之重大莫過於此豈待有他事而後  
始可行哉况趁春享舉行既有鄙人之言則前期移  
奉豈齋任之失哉隔板二字屢見於尤菴先生集中  
不待摸來星院制度而後可知長短廣狹設或差殊  
元是小節不必更論也大抵此事只當付之士林公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一  
議非子孫所可與然其所歧貳既以商確爲辭而亦在於未改奉之前則亦何必深責也今此釐正一遵廟碑徵信之文而士論既定大禮已成之後豈復有紛紜之端也

答莘巷院儒稟目 辛酉

本院位次先生實遵老先生之意使之一依庭碑所載如舊釐正而或以爲稟於丈巖而東西分首云則先生以以尤菴改丈巖似無未安之端爲教自是更無是非矣今見華陽儒生通文則先生向過華陽時諭之以本院隔板之制終未免苟且實

不如別立祠宇以示栗谷先生專享之意云不審下教果若是明的耶然則近百年醜享之所一朝移奉之舉安知無士林間是非耶茲以其通文呈覽敢又仰稟

華陽酬酢蓋以爲栗翁之別廟尊奉豈非正當道理而既不能然而與諸賢并享則隔板之制雖似未安而不如是則無以見專尊之義昨年如舊釐正有不得不已云爾儒生之據此上段句語至登通文實是慮外愚見豈有前後之異哉大抵茲院之設始於鄉賢而牧隱與栗谷躋享於其後當其時也建別廟以



奉粟谷則豈不恰當而今則合享宣額幾至七八十年之久且諸老先生之所裁定者悉載於庭碑則後學只當仍舊遵守而已別建一節決不可更議不獨今日時象爲然也雖有此等議論切勿較繁其是否惟相勉以講學俾有藏修之實功是所望也

答莘巷院儒

丙寅

本院隔板之規實倣迎鳳而二先生之所議定者中間謬改心所慨惋頃年一依庭碑所載而釐正者此也然而隔板終涉苟簡雙廟之說遂翁旣云親聞於尤翁則變通改制亦或爲盡善之道更欲悉訪公議

而處之矣元非前後所見有異而然也卞生則云一州公論皆以雙廟爲善而今此多士之言則如此不知孰爲公論且今日則釐正之後位次得正大異於前日矣况物力不給改建非時徐待鄉論歸一而處之不晚也

答樓巖院儒稟目

庚申

書院春秋享禮多與國忌相值先輩議論多有異同或謂醊享諸賢例多我朝臣子幽顯雖殊薦享於舉國同諱之日終有所未安不如退行之爲宜或謂院享異於燕飲之禮且係國家祀典旣有

一定之日子何可每每退行乎本院每以中辛行禮而今秋享日乃神德王后諱辰自前所行未嘗一定合有稟議定規之道以為將來遵行之地敢此仰稟

享禮退行與否鄙見蓋與所示後說同國忌日行事雖若有未安者而神道既別祀典至重變改無常亦所當戒恐只當用元定日行之也如何如何

答臨江院儒

壬戌

院宇之歲久頽廢如此則修葺固宜而顧今時義只可牽補架漏不使至於圯壞不當輕舉巨役自取狼

狽也發簡求請朝禁甚嚴縉紳有司雖或新定只增其輦蹙之端夫豈有出力之望也始初請山長於鄙人也謂以院力扶補須仗在朝諸公如欲於此得力則不必來請於野外之蹤請講一事之外非愚所敢聞僉賢知其如此而強之不已故黽勉承膺矣今者講學既無實院役當前而無由相助不惟鄙人自悔僉賢亦或悔之矣其將奈何

答黔潭院儒

癸亥

愚意本謂有書院皆可讀書不讀書之書院謂之祠宇則可也而書院則未也貴院即我文正先生所甚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一  
愛好處而仍爲妥靈之地也僉賢薰沐餘風異於尋常院宇而不肯讀先生之書行先生之道惟以春秋享祀之節爲院任之職愚亦忝坐受山長之名每年徒辱致膳之盛禮詩人素餐之詠固宜自訟而栗翁所謂大有負於先生何面目能入廟門一句語試爲僉賢誦之自今革然改圖以講學爲事則節目之詳自可漸次講定不然則愚不敢復以山長自處矣久欲相勉而泯默至今臨紙不免吐露至此可諒之也

答濼溪院儒 癸亥

竊以文獻先生懿德正學實爲百世宗師後生顛蒙夙所欽仰而嶺嶠脩絕無由一訪遺躅於濼溪岳城之間乃蒙僉尊不鄙遠辱章甫請以山長之名自顧菲劣無以堪此而亦未敢仰孤多士之勤意謹以奉許而抑又有可復於齋中者夫書院之設正爲藏修讀書之所而今則有其名而無其實此爲遠近公患僉尊居先生之院苟不讀其書而明其道則其將何顏拜先生於芬苾如在之際耶往雖不諫來猶可追果能從事於斯學否如其不然鄙人不敢以山長自居矣金生之回已及此意而猶慮其不詳更憑邸僂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一  
付謝願明示尊意俾決其辭受也

答濫溪院儒 乙丑

六德如書之言九德就其目而論先後之次則分別是非在所當先故以知爲首與四德全體本自不同且此知字視中庸三達之知大學格致之知淺淡自別不可一例看

答牛渚院儒 乙丑

示諭領悉曾聞先輩之言國朝爲從祀之請而不克躋享者惟重峰與慕齋兩賢云可知其中間累疏而中撤矣今者年代浸邈後承衰敗之時此論重發公

議之不泯可驗但尤春請享之疏亦涉非時並發只爲兩妨而俱難成徐待先舉者之準許相時繼請未晚也愚見與來示相符幸存淡量也

與沂川院儒 乙丑

即問秋暑僉齋履安迪竊以書院之設本爲讀書藏修有院便可讀書况盛院年來多有駭恠聽聞之事其言未必盡然而士習之乖則可知究其弊源坐不讀書耳勸以講學雖迂而實切然而亦欲僉賢存心於此事收拾同志興起善心思雪一鄉之恥非迫令行之於目下也即見都有司書報則謂諸生之意方

陳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欲勉強行之者只以院長之教督令速行不得不爾  
乃備陳不可行之端審如是則一張稟目可以細及  
事勢如以欠詳爲慮則一鞭馳來亦足面悉以此觀  
之下情之難於上達固也至如裹糧赴講之說萬萬  
決知其不成道理可謂失商量矣從今不復相迫但  
願以誠心講學爲己任倡率鄉中知名之士如都有  
司亦旣身自赴會使子姪充講員則他名家亦豈不  
奮起耶如是勸諭自可漸知趨向擲節財用使院力  
足以供朝晡而後行之永久而無缺爲幸

答滄洲院儒

丙寅

窮巷遠辱縫掖仍承長牘以審肇暑僉齋履珍勝仰  
慰不淺山長責重殊非庸陋可堪而旣枉盛禮不敢  
孤多士之望冒昧承膺可勝愧汗向者吳命世等數  
儒來陳別廟事果有題辭而今番所送示事實亦所  
詳聞不告君私自建立之云從何而出蓋僕於往年  
拜院也親見別廟巋然并峙間而知爲郭祠不拜而  
出諸郭大駭矣白鹿之規雖是遂翁所引與此差別  
當時之教豈欲其一如此也愚見則終覺不安不  
可不亟加釐正而諸議若不以爲不可則依前題辭  
蓄力而舉行宜當更思之其時該曹許施之啓旣曰

一院之內則牆內亦無不可但不當并峙量處爲幸

答考巖院儒

講學事昨年略有所發端而卽蒙僉賢不以爲迂有意勇行此實今世所不易得者但其通告一路恐涉輕遽大非先實後聲之義故答李君正相書微及此意矣今此細詢允合事理僕雖淺陋亦安敢自隱耶大抵書院之名本爲多士藏修而設其中奉安先賢位版或影子者蓋欲瞻依尊尙若嚴師之在上庶或因此禁邪而長善矣近世此義全喪出入書院者都不讀書只以春秋享祀爲事是則名雖書院而實則

祠宇也是以書院殆遍一國而學術則不明士風則愈壞祇爲流俗嗤笑之資耳此僕所常痛慨於心者旣猥忝院任不敢不奉告於同志矣至於節目之詳未暇相報小紙所錄亦其大略也但願僉尊博議於鄉中長老與有識之士以身倡率而鼓作之如或繼此而有問則敢不竭其愚慮以裨其萬一耶

答坡州院儒

節孝之於休菴旣是同門齒居先則使坐其上所以安休菴之心也向來紛紜不知云何而鄙見則何異於前也然未復享之前不必徑先議定其時更稟爲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當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二目錄  
書



上仲父 二十四

上季父 二

與從弟汝剛 練〇十

答從弟德章 綬〇六

與從弟大心 維〇八

答族兄汝章 練

答族姪濟彥

與族姪濟寧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二目錄

答庶從叔晚唐

與庶從弟綽緱

與庶再從姪濟仁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二

書十四

上仲父甲申

昨日筵中自 上以今歲是甲申追念 皇朝益覺  
愴痛近來人無舍冤忍痛底意疏章間亦不見復雪  
等語良可慨然因問 神宗建廟之復否諸臣皆以  
多妨碍持難有使大臣私議於在外儒臣及大臣更  
稟之 教耳

上仲父乙酉

目今時象無可言者進則履危退則履安不待智者





而可卜况風濤積畏險塗驚心實覺齒酸於簪紱之  
場自此優遊田野稱舊翰林足矣然韓忠獻云去就  
不可猛而有迹亦何必一言斷定也但臺章未收殺  
之前在京在鄉姑無所妨而早晏如果收殺則翰苑  
無推移之員必復督迫如前圓扉爲家不亦苦乎廉  
義道理決無復玷簪筆之望畢竟亦將變通陞六果  
爾則自我進退有裕而未陞六之前路甚窄狹轉身  
實難不可不用檀公上策而離側屏處情理悶迫安  
欲舉室出往故宅荒落如不堪住則先借季父主宅  
安着漸次收拾故宅似爲便好慈意亦欲勉從而形

勢拘格未果如計則亦擬收拾休亭獨出靜處乘間  
省覲半京半鄉以此爲拖過日月之計商量下教如  
何如何

上仲父

丙戌

湖狀昨纔騰來而觀其結辭與擬律雖使杖自爲之  
此外似不添加未知曲爲之地云者何所據也前後  
僂辱輕重雖不同均出於諸朴之手駭痛可言領又  
引入蓋聞溥於再昨間目頗生恟氣色沮喪只以黃  
書中所云云者爲對而終不成說且請陳情於大臣  
曰家有九十老母久繫此地恐勞倚闥之望願從速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二  
收殺云其綢繆可知領相欲又以更招議啓幾已盡  
書忽曰終覺有嫌不可參鞫猝然焚完草而起出自  
古安有鞫廳四更推而不請刑之理乎且其徑起蓋  
以此後則請刑之外無他道或慮有別判下耳其顧  
惜之意路人所知輿情亦皆駭惋云矣

上仲父 丁亥

東庠之擬已是意外而 恩點猥及惶愧可喻以兩  
司除兼官蓋是極選有不敢當頃歲仲父主亦於未  
經館職前除西庠而其時已參館錄特未完都錄耳  
不可援例此外終未記其近例之有無試欲招吏吏

問前規果是創開則將欲陳疏辭免而纔於出直歷  
路爲慰黃參判台丈言及此事則大笑以爲兼官辭  
免前古所無慎勿爲之戶判適在座亦勸止之矣此  
事未知如何商量下教幸甚

上仲父 戊子

書啓出草今方始役必欲某條趨旬復 命未知果  
如計也仲熊丈之快賜伸理 天鑑孔昭令人感激  
未知新當言責能爲報答 聖恩萬一之計耶啓草  
時未就緒未暇一一仰質而大抵抽邑凡十而六處  
皆貶落咸成前倅及德熙義鐵也江嘉似於褒中有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貶界柔果爲善治而俱有親厚戚誼之嫌是可苦也  
但以私掩公亦不可欲一切從公爲之耳別單則條  
件頗多姑未釐正耳此書姑祕之母煩人眼幸甚

上仲父

教意竊以爲不然也去就之節固不可容易必有可  
去之義而後方可勇決雖以崔文叔之高人數層受  
由不還意義不明終非穩當道理矣今若以陳力不  
能之義牢臥不起斷定一生如崔鄭之爲則人雖謂  
之太過固有恬退之美此後再疏見却 威譴不加  
責勵之教又復荐至終不得不勉承則無寧早承

命不至大擗捱矣此一節必議定而後可論去就矣  
嚴教旣出責勉 恩批亦且委曲苟非長往之士則  
決不宜引日退伏徒損分義而終亦不免於承 命  
則恐益人之譏笑也早晚若因此被罪罷則固幸矣  
自 上必欲招致者蓋自受由之初已認其必將擗  
捱故前後別下 嚴責以此推之必無如願順解之  
理恐宜趁受灸間安時入來矣本職如難冒則更陳  
疏力辭呈單冀遞亦是一道豈可以此而爲難進之  
端耶商量處之幸甚

上仲父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二  
疏藁伏覽大抵人臣進言各隨其職臺諫則有言責事無大小皆可言之苟有大關節大是非可以繫國家存亡決一身進退者則雖庶官賤僚亦可論之若非然者出位言事恐是可已而不可已者矣今此所陳大意俱好而語不新奇君德時弊率多泛論既非宏謨良策之可以救時蘇民又非危言覈論之可以格非糾邪則似不必出位而言也其中論權益平事最勝而但尊名之議世人必不致疑於吾家而此有立幟自明之嫌矣此疏若上雖不概於上心必例賜溫批於去就之節似無所關不過差遲十餘日而

入城矣亦何益哉疏上之後人必以以館官而論時事必有可觀異已者畏懼同己者拭目及其騰來無可聳人觀聽能服衆心耶人之望我者元不淺淺故耳受灸時則已矣而今雖晚晚一病字足以爲辭來城外申暴未即承命之由仍辭本職以附不得言去之義則方合於十分道理此疏則恐宜中止伏乞細加商量毋爲過當之歸如何洪叔亦以爲可已所見無異以此而可推他人之議矣

上仲父

庚寅

就達鏡城 贈持平李鵬壽即壬辰鄭文孚倡義時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二  
第一義士也有大功戰死於吉州朝家 褒贈且入  
鏡邑彰烈祠醊食之中而頃年吉州儒生上疏請配  
享於本州臨溟書院此即趙重峰書院而鵬壽戰亡  
處亦此地故也此事合宜許施以爲激勵遐裔之地  
而經年尚不回啓遠外之人抑鬱多矣吉人復爲此  
委來京下不可孤其誠判相如有故亞堂亦有回啓  
之規此非難事而於遠人則爲大幸伏乞推得其疏  
於曹吏覽過後即許回施如何如何

上仲父

尼事誠如下教但洪生旣停舉則理不宜坐視而不  
救無論三司宜有一言至於劈破頭腦則展轉層激  
之際自是畢竟必至之勢而今番直爲溯源句斷太  
似無漸恐宜只就其事而論之請解儒罰而已未知  
如何臺諫先爲陳啓請收玉堂觀勢爲之似勝而館  
僚如欲陳劄則亦不當崖異且淳丈必不默默終果  
如何也此事必噓起接天風浪莫知攸屈可慮

上仲父

銓部 除命想增悶蹙從子 新命益狼狽勢將俟  
下諭始陳顛矣一日之政父子兄弟并列顯要盛滿  
極矣不爲斂退必有大悔慄慄危懼無異蹈冰求退

隱者先生集卷二十二  
之心到今日益切奈何奈何疏草當依教構呈而雖  
欲懇懇爲辭終涉例讓決無準請之理耳

上仲父

教意備悉從子情理異於他人政身不可許之義豈  
敢忽諸但乞養之請未及準許又非如累年休官絕  
意仕宦之比姑是旅進旅退人樣子而於斯時也坐  
觀無前過舉儕官竄逐相繼而默無一言則四面之  
責自是外來事固不足論而於心惡感終不自安况  
節拍層生未知明日復有何事而難處難言之幾安  
知不倍於今日耶此疏既不可不爲則在至近之地

差過數日便是過時節拍之可慮又有如上所陳者  
故必欲趁今日書付縣道使及明上徹矣疏中傷於  
太直者亦欲商量刪沒雖不免言遜之譏此不可不  
爾也如是而不免竄逐則是亦數也雖無事而坐安  
保其必免也

上仲父

辛卯

竊想已巡遍忠堤諸邑何日還到都會耶崔文叔台  
連被敦勉方到楮島陳疏若更進一步則可惜九層  
浮圖一朝壞了矣聞其疏盛陳決不可進之由而但  
引罪之際其一欵則以春宮遭罔極之變而不能

陳保護之請罪不容誅爲辭未知十年恬退所尋究者何許義理雖終始不出無足貴矣

上仲父 癸巳

三字議果發世道無可言筵奏不但伸一時清議可以以有辭於後伏幸伏幸會議時疏語又如何惟望婉曲而爲辭耳宴禮勿設之 教有光 聖德而恐無將順之人可歎可歎

上仲父

近日朝事羞愧莫甚以注擬間事言之向用方隆想必見笑於傍觀矣世道固無可言恐非做官時節何

由好歸田園得尋廣受故事否季父主此時又有催促之命去就當何居伏慮伏慮

上仲父 甲午

執事冬春藥院之役實立朝以來第一勤勞焦灼擾攘無有一日休息雖藉平昔攝養之力體中不至愆和而若其精力銷鑠自在於不知不覺之中矣向者浹旬陪侍仰觀英華頓減非復昔時區區憂慮難釋候班雖幸姑輟而前有公務鞅掌之勞後有賓客接應之苦况流金之熱日以轉酷若於此時小失攝慎之方則傷損之憂萬倍於他日豈不慄慄然哉默記

王考主丙丁年間神觀髭髮非如執事近日之衰白而執事於其時隱憂在中間有規陳歷歷如昨日事矣其能以執事昔年之懷推小子今日之心耶頃見江畱金文瘦敗若不勝衣雖是大病之餘恐不無所由然者此可爲伐柯之戒也空堂孤寂殆同旅宦向未嘗不以此爲慮而及今搬移之後所憂有倍於前耿耿此懷有不敢自隱興居之際加意攝慎千萬切祝切祝

上仲父

宴禮豈不欲獲覩盛儀而第進宴異於陳賀軍銜殊

於近列恐無不可不參之義設令當參而不參豐豫之事與憂違時不同矣况大臣新以軍職任意出外有申飭禁推之令既已入京則罷宴後徑歸亦似不安伏乞招軍職廳吏以有病不得參之意分付如何顧此去就無甚輕重不至碍人眼目矣

上仲父

乙未

右劄實繫世變此非出於異己者比 上心安得不撓撼合啓之議難行恐非人人可辦必須三司中望稍重者先倡而後不患無隨參亦不可猝爲宜先以一疏痛辨是非以開 聖意其誰能辨此耶可歎



上仲父

洛下風色極不佳仰屋之歎不能自己自聞淳丈之  
罷已料大論之不能辦今果然矣惠友之不書謹悉  
何其異軟之至此至於喉司覆逆殆不成說若是而  
何可成朝廷貌樣耶不若速敗之為愈也三司更無  
為淳丈爭論之事耶

上仲父 丙申

憲啓遣辭設意極其僭密近事何所不有痛惋不可  
言雖有不安之端此與指名論劾有異其在事體與  
道理恐不宜輟巡徑還竣事之後徐為自處似無所

妨如何如何事端必不但已而只此一段亦足決遞  
還營後勿為復 命縮伏請謹似得之而至於未竣  
事而徑輟則決知不可矣伏乞商量也

上仲父

申事終歸抉摘文字有關後弊而至於掩疵無嚴之  
狀已發之後亦不可不明其是非而舉朝喑默無一  
言 聖心安得不致疑此皆三司之咎也世道之憂  
大矣殊可慨然尹友果有勉出意否銓郎通塞必已  
招怨謗而說書如陞遷則前望趙李兩人俱無罪且  
非不合者決不可尤人而效之其餘新通務精而無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濫三司中彼輩無見坐者通同舉擬似宜矣成注書  
震齡不識面而頃因人得見其所作文學見識實有  
人所不及者此等人沉滯殊可惜今番雖無當窠幸  
識有而薦拔如何

上仲父 庚子

尹君可謂言人所難言雖不擇何傷於年少狂妄士  
氣猶不衰矣 聖批中四字如非洞見大義源頭此  
固恆情之所必然不必大驚小恠而但恐窺淺淡而  
起者紛然也奈何奈何

上仲父

除命在於未出郊之前且當賊機迭發廳中一空則  
退蟄誠有所不安爲世道擔當亦是一義而今則已  
尋遂初矣無他端而乍出旋入自家去就已不免顛  
倒其何能正人萬一承 命則一日在職自可隨事  
匡掇又或可以少殺凶鋒而至於上格 君心下定  
浮議則非區區瑣力所敢議如是而輒復妄進則一  
身顛沛固無論亦何益於國哉舅氏之以此相勉實  
出憂國豈無感厲之意而揣量已熟矣不得不爲連  
顛祈免之計惋歎愧蹙誠無以爲心也

上仲父 辛丑

自出郊以來宰執儕流多懷不平外至之言固何足恤而隱之於心亦甚不安雖無實職所兼史職事體嚴重無一言而乍來乍去終非重臣道理終莫如因此入來略申分義於史役如欲不仕則亦可以引疾力辭期於遞罷又或隨事陳忠有可去之機則決意引退恐合義理此是去就大關嶺決不宜草草徑情而爲之伏乞深思而遠慮務歸至當如何今雖造朝中間淹滯不過略懷惶蹙元無他迹其間曉曉自可消散矣

上仲父

結布事恐不必先以決去就存心出仕後與大臣諸宰從容熟講明知其不可行則力爭於筵席且陳於廟堂以冀其善處如此而終不能得則疏陳所見亦似不晚何必先起鬧生出形迹而後可耶從容細量爲幸

上季父

丙戌

親鞫時說話略承仲父主面教潛招別無他語問前後左右誰是向刃者則以爲春澤奎瑞敞等耳上曰此三人果在予左右否潛語塞只曰林溥忠臣而受刑島配安有如此事耶問誰指喉曰溥纔刑配則

誰人勸誘我自爲之云又曰臣夏鎮之子也父以論許積被竄臣曾有生員壯元之望而已已後不赴舉其不爲黨論可知云云 上嚴辭詰問又別爲問目以問復歎曰予在時此類接迹而起必欲嫁禍而後已他日之憂可勝言哉予之親鞫蓋欲痛折其萌而變恠無所不有安知無此後繼起者耶觀其意必欲盡驅廷臣於死地其禍難言誠恐予言之驗矣縷縷下教云聞此令人感激矣兩大臣待 命處遣史官承旨三四 勉諭潛受刑二次後將罷 親鞫而以大臣 面諭後始可還內爲 教而待帳殿許久催

促甚急金申兩台俱入謝 上慰勉備至至曰必欲使卿等目見潛之拷訊而不及矣畱之甚懇云諫長朴弼明以潛疏中贊美南柳俱出假託爲言領亦陳林溥不過鄉生此則名家人而亦爲此蓋潛疏有兩台迭逐三劄久屈等語卽指南柳崔而言也其褒揚其忠不啻一二故領輩嫌之不能顯救只明其人之爲午人矣仲父主繼陳溥之凶疏竟歸誣罔而承欵之後猶且貸死以是潛輩接跡而起必須嚴究正法以杜繼起之路矣溥亦京中人與士族相連處甚多不可只謂之鄉士云 上曰承旨言是矣仍以痛嫉

之言縷縷 下教有不可盡傳云矣

上季父

癸巳

已卯舊糶徵捧既無路若初以耗穀移充則雖苟簡猶近於惠民而此則初直以未捧上報而營門以不無居末抄啓之慮某條推移許題而始乃糴撰改錄以未捧爲已捧則只出於一時免罪之計殊非白直道理彼或有德色而我則有愧心莫如從實俟勘之爲安故已以前成冊更送此間所乏豈若干耗穀而迷見如此必多以爲太迂拙矣居末分明若免杖而獲罷則實叶願遞之意未知如何出場也似聞洛中

爰象轉惡決非做官時節何由伴春還鄉否洞中春窮想日甚如俊碩喪家欲顧助而負米以送終不安無可送之奴耶

與從弟汝剛

絲○甲辰

長牘披展悲咽不能成讀維之逸居無教久矣吾常憂之適見其悔端藹然亟以一言警責不謂他山之石轉爲攻玉之資也竊詳辭意感奮求助出於片片赤誠苟能存此心而不失何事不可做也凡人知過鮮而知而能改者尤鮮君於受病處既能深察而剋責之惟患不能改毋患其不知也夫人生氣稟賦有

不偏偏處當克去而纔說偏了又將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况卒然矯揉而未易能者耶君資質本佳不必自歎以爲太柔太弱柔亦有好處子諒可以爲善溫恭可以進學惟懦而無斷方可謂惡矣剛則最人所難能然出於血氣者不足言發於義理亦有中與不中不必妄行速禍爲剛不必輕生忘孝爲剛也來示寧激寧過固弦韋之意而假令矯而得之亦猶媮與不及其爲病則一也莫若就性分近處旋旋用力領其惡而全其好使平日病痛漸次消化於不知不覺之中矣然學到氣質變方可語學此

固未易言中庸論雖柔必強而泝其工夫次第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又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是豈可以急迫之心蘄朝夕之功也今且以莊敬爲主而九容九思爲其節目毋令心知百體頃刻有所惰慢由是而益窮理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必可行則事理經權得失自可瞭然於目下而世間利害禍福皆不足以累吾心矣窮理之要又當卽其一念萌處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思慮覺得不是便莫思言語覺得不是便勿言家務雖叢委是亦用工實地更於其間究見病痛起處痛加剗治無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一  
或苟且放過也暇時且默念一日之內吾心存者有  
幾不存者有幾亦可以惺惺矣然舊習纏繞未能脫  
灑此爲學者公患君方自病其柔懦而言爲之間往  
往有性急處一時好意思突兀起來而又易得消歇  
舊病依然却在矣如有心志懈弛時試念今日窮天  
徹地之痛如何身世惻獨如何門戶擔負如何年紀  
老大如何便可惕然驚懼以至幽獨之中謹而不放  
常若赫赫上帝之臨下洋洋先靈之在上則非僻之  
念不敢萌動義理之心自然安固古人之動忍增益  
政於此等處得力也此非吾言皆周程張朱遺意又

或掇其要語就君喫緊受用處告之耳試如此用工  
勿正助無作輟到得心力強時方是氣質變此其爲  
剛大之本乎承方讀大學意味漸別極是好消息或  
問中論敬字填補處最切於晚學更宜日孜孜常以  
存心與讀書爲一事務於有味中益得味無疑處轉  
生疑後日相見輒有所叩確也使維也得如君月一  
見前書不必作爾其言極淺近而君猶能感發憤悱  
如此若於聖賢書中玩繹有得其進何可量也吾之  
前後欵欵規告不過誦其所聞而反而自省真是所  
求於弟未能者方日夕兢兢於顧言顧行之戒矣君

亦母憚勤攻以開其昏陋詩曰夙興夜寐母忝爾所  
生願與君輩交勉也

與從弟汝剛

曉月松籬雪色彌天別意與之俱長也此中坐聽雄  
麟讀誦聲意味殊不淺淺惟方中漸迫旬間將作行  
而遙聞洛下聲息實有前却底意其如銷鑠不得何  
幼安讀得立教一篇已油然有泉達之象即此擴充  
其庶幾乎妹婚如有的期臨時方送歸此是寒曝之  
幾一日良可惜也

與從弟汝剛

乙巳

所示 筵教明白天日之明其將畢照覆益矣感泣  
攢祝不能名狀朝報末端鞠案查啓云云此似 聖  
教之所由出者而不知親聽者何人而所傳亦的否  
自聞更化此心耿耿實有如來書意旨者反覆思之  
儕友中公論亦或如此而此則在他人不敢必吾既  
有 新命則私義極宜自鳴其窮天之冤然久廢之  
餘又不敢遽上陳籲故姑待 下諭到後稍觀洛報  
頭勢爲計矣本頭腦則未可遽劈只當就 聖教所  
咄嗟者而爲辭疏草姑不構思此後遇便當有以奉  
議耳驪鄉懇及固何難而亦不無可以審量者更思



而處之如汝五仲禮諸君必爲吾家地無疑也以道理言之等是伸理子弟訟辨不如他人公誦耶雖吾疏 聖上亦或開悟而有 處分此固萬一之幸而吾則盡吾義而已君意以爲如何

與從弟汝剛

辭本昨日始因郊褫伏承 批諭隆摯所以開釋冤誣者殆無餘蘊感涕如瀉不覺失聲隕結何以爲酬縷縷示意默悉吾見豈一毫有異於君者但時議則以續續申理爲忌諱其所以隱痛非不至而終不肯首先表揚觀此頭勢倘非自暴私痛反案前無一言

矣益知陽輝誠欸不易得也頃日舅氏答書只曰大根本大頭腦旣未劈破則諸家雪冤猶爲餘事獨享崇班有若相忘此何狀也其後書又云晦前晝筵徐學士因自家經學之不足而舉令名請召曰今之領袖吾進曰此臣甥姪有老病親不仕閒中喜看儒家文字不見已四五年不知將就如何而領袖甚不稱渠焉得爲領袖乎 上曰何間上來云耶對曰渠以罪人家子弟惶恐不敢造朝纔見私書如此矣 上默然云罪人家子弟一欸語自下無繼達又無 上教日前趙相查案時云云似虛矣以前書所答見之

其意可想似以姻家既不欲自發本意又如吾始初所料則又無勸人先陳之望今雖作書決無益矣君亦豈不默諒耶君範學士或有意而亦何能辦得大抵無至誠相愛者而然謂之奈何湖閩事不能痛說此亦源頭未劈之咎今雖先爲復雪不過如吾疏所陳金相伸雪後此一欵則固痛快而若混然并驅於諸案則豈不痛心不知新揆意果如何而諸議亦豈至如此耶蓋自諸賢觀之被禍羣公均是儕友於吾家無別樣隱惻之意真所謂人心不如我心矣 聖批頭辭有一案同伸意云者誠如來示自下似無繼

陳者然而後世自有公眼鑑別况此疏 批已洞晰本心特未貶復而已此則諸家之所未得者亦不可不謂首先表揚也吾輩宣露此意於儕輩決知其無益成事祇益諸家疑怨此於吾舅氏猶未得力况於他人乎此後則惟靜俟公議而已幸須少寬也

與從弟汝剛

昨拜舅氏書右揆已入肅而諸議勸令先劄請伸雪四相吾家及惠伯士克仲行李將弘述而他餘獄案遍示三司後大臣以下當會賓廳會議云云劄纔入而 批不下此是初吉所報也 處分想已下或有

所聞耶未知劄語又如何也仲舅袖劄進於講筵蓋是劈破源頭之論微吾舅則恐無此語矣果能格得天心否

與從弟汝剛

夜書胡亂不盡意今有從容思量事追及之君除拜司禦不知在何日日限尚遠否今日蒙天地大恩者非獨吾家而向者筵中尤爲冤酷之教感鏤在髓至於問子孫有無而特命錄用者其異渥如何禍家諸人無不叩謝而吾家則獨寂然實覺惶蹙日後惟君所欲爲而日限前一謝決不可不爲此於義

理明的無疑矣吾若如君之一謝便已則暫出已久矣只緣出後極難處以至此耳切宜趁念間上來夕入城曉出肅後旋即疾歸人豈以貪祿爲疑耶祭文容埃面確爲詳盡歸後延恩於晦前亦足優爲矣若一番叩謝申分義之後則雖少待秋涼爲之亦無所妨終是一謝而後安於心矣初職旣一謝則後雖屢逋何傷也非不知雅志而細念道理如此不容不盡心以告須勿持疑也禧峻等啓靳允而獨昱基投畀聖恩何以爲報不可不一謝矣雖令吾迫而後出豈若君叩謝况又有差殊者耶

與從弟汝剛

國祥時勢不得不往往則不敢不獻忠而病中神思索漠汙不成一行矣來紙殊令人興起且多切實懇惻方畱之以爲採掇添潤之地下段則只是從意思直書勢須改締矣大抵上數款不可不十分商量君須從容熟思隨意隳括可秤量者一一回示也此事只要語直而意婉語關先朝者尤不可不審慎如何下段欲及私親屋宇醫員破格除縣掖隸等事以爲私意之證近事固無大於討逆故自不得不歸重而他段并論似好至於民事則不暇及耶如又有好

材料不妨更示

與從弟汝剛

十四夕直抵闕外曉參散班晚始還舊舍禍釁不死重踏城闔此懷何可道也十六封章夕入徹罷漏始下批而批旨優渥至畱作座右之銘榮感交極第未知果有采用之實否醫官除邑一欵急於格非不暇顧他矣判相頗怒之引嫌太過連日再違疏中有羞愧以死等語於此益不安矣此行無所裨補只逐得長席耶還堪一笑

與從弟汝剛

此身入京翼日胃脘復作痛臥而酬應賓客自然積  
敗二十四始扶病詣闕外其日午有特推牌招之  
命與權趙台及國令同而樂台則出其外皆坐違夜  
中又有特招而君父必欲一見爲辭云云似專指  
賤臣此與責之以職事有別迫則斯可見矣遂借人  
冠服倉卒入肅候班及謁陵時班行亦勉參二十  
八有晝筵同知事直同假銜而急於一瞻清光不  
得不執經以進文義後自上命進前首以庚子冬  
山陵見卿面而其間衰白已如此爲教又曰卿仲  
父冤死之狀予嘗傷愍今見卿益覺愴然又以前疏

今方體念多所嘉獎賤臣陳謝之後復以體天勤學  
慎聖躬恤民隱嚴宮禁杜私逕罷私宮節財用招  
儒學正士習等條勉戒此皆從胷中流出無笏記從  
口陳白殊少倫脊矣言言嘉納而至於私宮則有難  
意聖教有所云云堂后有送示簡通之語而姑寂  
然此亦不能錄出故不得送示矣上又勉畱承宣  
玉堂皆以史職請敦迫聖教復勤諄而力陳夔難  
冒當之狀而退矣翌日卽投疏徑歸回瞻紫闈曷勝  
耿耿嘉獎非不勤而恐無采用之實奈何奈何

與從弟汝剛

隋書先生集卷二十一  
筵話堂后有所示而多疎漏故有所點化謄出一本  
令兒輩覓送見還如何言雖疎迂實出赤心而嘉納  
非不至了無實效誠淺理應如此惟反躬懺愧極欲  
多讀經傳以廣見識而無如心力不強何小紙示意  
可謂千里如面談矣近日舉措此殆天意中夜惋歎  
誰知此者再昨請對說話姑無聞而大抵無望回天  
初三景象則以李中丞疏見之可想矣

答從弟德章

綬○丁巳

君之去就新延僂已申及吾見矣未及達否一遞之  
外無復可言而何乃探其意向自取困辱耶極可歎

惜既自以私義爲不可過辭之端則彼雖有所云云  
我乃遽然往謁有若釋憾者然則是忘父兄也有死  
而已決不可往見即以猝病難赴之意呈于吏曹即  
遞爲妙得罷之後彼許多恐喝之言無所施也家間  
形勢之切迫吾豈不知而倫義廉愧實有大於餓死  
一節思量已熟矣勿信他人之言勿生苟赴之念至  
望至望若誤了此一着則忝辱門戶誠非小事今若  
延拖時日以圖僥倖又或不往見而徑先辭陞則必  
致輾轉大陷於罪莫如卽速脫解之爲得計也更勿  
持疑

答從弟德章 辛酉

居士之後固爲難安然即日辭狀安有如許事體惟以病爲辭稍可幸也此在事理不可一毫見於辭色矣請畱之狀又何不痛禁於初耶在官而有此事雖追加責罰終有嫌矣可歎聞欲黽勉仍在然則勿復控辭且勿以一時貶題而少懈其求治之誠使政令得宜而實惠及民則何幸何幸或傳歲儀之間遍及於三公雖出蔭塗何不顧惜門戶耶前此有先事之戒而都不見用雖言之亦無益咄歎奈何

答從弟德章 壬戌

聞君以七百貫錢圖買新舍於西門外近處然否吾之曾以退貫爲勸者屢矣何其不思之甚耶祖先福基公然棄之此等事理千萬不是雖有中間喪故新舍吉凶又不知果如何也吾於君爲長而不能勸止此事使舊第歸於他人則實無顏面歸拜先祖與季父於泉下故涕泣而道之如此卽爲改圖以三百給貫價而還推舊屋其餘則又退花田所賣之故土豈非計之得者耶退貫還入之後如欲必爲斥賣則吾有支孫數三人前頭當蓄力買得使吾先祖所經理之地不爲他人所有而子孫長久相傳亦豈不好耶

得失利害不難見切勿動於婦人之言至可至可

答從弟德章

奴來盛言君方營買新舍於八角之下果然則吾之前後貽書內外至誠開曉之意都不見信更復何言然中古公論有在之時則作邑遞還者不敢買取田舍今則貪風日熾無所顧畏此等義理已無可論而八百錢即買新屋則此吾祖先以來所未有之事如是而何顏入於祖先廟庭耶吾不死而獨生乃見此事病裏憂駭寧欲無聞而既已入耳又安得無言亟走書以報雖已授價即宜還退以此移作退贖之資

至望至望此又不聽則吾誠無顏復見君矣舊舍成於仁祖戊子以後歷百餘年名公鉅卿多出於此基人孰不曰福家况聞君曾有庭前枯李復開花之吉夢捨此而他求抑何心哉所貴乎君之爲邑者以官享奉先聚俸餘還復祖先之舊第而此事乃如此則自今以後君之得邑失邑都不可相關於門戶之事至親之間有此乖阻豈是好事耶千萬淡思而速改之也

答從弟德章

舊舍承已退贖祖先古基自此可以保守矣甚幸甚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二  
幸立後事意君或別有奇謀異策之前所未聞者而還是從前苟艱不可成之套益增傷歎使吾孫可以有承奉宗祀之道則何待今日君言而始爲之耶不幸昭穆中斷父子祖孫之際倫義至嚴不可容人力造化於其間此則斷不可爲矣此事旣不可爲則是侍養也非立後也侍養豈可議於累世奉祀之家耶仲母宅屢年相持終沒奈何今則更不提論者也君亦豈不知此而復有是云云情雖出於迫急而其如義理事勢萬無一成何哉眞所謂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計矣每中夜以思徒自叩心而已

### 答從弟德章

立後事君之書意似若以吾惜孫爲咎然以吾觀之君之所患在於無子不在於無孫也夫天下未有無子之孫今君此計蓋亦不得已也然爲取孫而強取無後者而子之此於倫義萬萬傷悖若是而自謂正當又謂之非有人力造化之容於其間者其果成說乎苟非然者吾雖無狀豈忍惜一孫而絕宗祀乎且君之目下所屬意處不知爲誰而恐亦非別般人曾不舉論者則設令君不顧事理強而爲之子吾不肯使吾孫強而父之則吾之祖先亦豈肯強而孫之乎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祖先之許與不許只當於子孫之心卜之吾心既如此則君心亦豈肯樂爲而其欲強爲之者意在孫而不在於子也如是則父子祖孫之際其節節不安何可勝言耶此其不可成尤爲曉然更此細及以破君惑惟平心善思無復爲無益之空言也

與從弟大心

維○甲辰

先季父府君嘗鍾愛汝一日不在側則不樂也然而當赴東臬也不許隨往囑小子曰豈可使此兒遠汝一日也其平昔顧託之意可知已汝不幸早失怙所依仰惟仲父而仲父又見背汝視吾如兩父吾何忍

一日舍汝也及夫遭罹禍疊自竄雪岳之下汝能跋來相守若將不須臾離也一別居然二載矣余無日不思汝有時怵然語心曰豈吾視吾弟不若吾子耶何爲而不在吾側也是蓋有不得已者存爾余不能善誨誨汝十數年未見有將就之效雖在側亦何益也然朝夕警砭猶可以盡吾心今則間以數百里之遠汝雖有過吾焉得知之日昨得汝書曰今年二十有一矣嗟呼年不可不知也汝能惕然慚悔思有以改圖否積陰之中陽氣闖發此正擴充善端之時也於此而不盡心以告則不惟吾負汝亦以負先季父

也其敬聽之

吾季父嘗架壑作溷旋命毀之笑謂人曰余登此復有危之之心念慮先到雄兒身上汝能體此而以親心爲心則庶乎頃步而不敢忘矣禮曰不登高不臨溪范淳夫曰身體不可虧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吾季父常器重汝見一長嘉悅如不勝至誠勸學而汝驕癡惰頑不能及時長進少答期望之心今雖痛恨而何可追也汝既壯大矣親年已向暮惟願及見汝成立以慰未亡汝豈忍驕癡惰頑如幼少時而已耶曾子曰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揚子曰孝子愛

曰

吾季母晨夕勤勞蔬糲常不給而不以生事恩汝惟欲汝讀書飭躬以紹先志汝既不能力田以養老安坐讀書又不肯自力耶吾爲汝悚然古之人有朝耕夜讀樵於山漁於水入廚具甘旨上堂間起居者彼何人也汝何人也

凡人無行者恃愛驕惰於慈母尤甚甚至箕踞偃臥於其傍不敬孰大焉子游能養而失於敬聖人猶嚴責之况不能養又不能敬可以爲子乎

古人謂祭先爲追養其言絕可悲也汝雖不主祀與

汝兄講究儀節以補不逮臨祭澡心一慮正容體止笑譁以致如在之誠吾曾王考祭罷必整衣冠坐而達曙曰餘敬未敢弛也已祭如此祭時可知宜敬識之

兄弟異於朋友固有怡怡切偲之別然務在積誠意先事開導毋令陷於非義有過則曰特余之過也敬兄之義本於良知而人多知愛而不知敬又或有讀數十卷書僂自高大凌忽長者者尤不可不戒也姊妹天顯而有男女之殊古人自幼少已有同席共食之戒及嫁繫之纓所以示其別也居常無雜坐無

戲色無褻言至於嫂叔之際分限尤宜截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此可畏也

姊妹之婚即吾兄弟長於我者尊敬之少者篤愛之雖有氣味之合不合切毋親疎厚薄於其間也

吾家尊屬俱凋零孤露餘生何所依仰在汝惟數三姑母而亦落落分違矣遠則書候近則躬問一致其誠意常以吾季父存恤柳姑之心爲心也近來世道乖敗至親多疑阻極宜戒之

近世多薄於婦家以凌侮爲高致稍厚則非笑之此渝俗也汝聘家方違禍罔極所倚仗惟汝恤生送死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二  
曲盡誠意使汝婦無憾至於家事非汝所干書冊固異於他物而亦勿專輒取來借看者亦還之無主之家誰人禁得此宜自慎也  
吾同宗鮮少袒免以外親若同堂自祖先已然先仲父至誠周恤實有范文正遺意此汝所親覩也惟當一意敦睦勿以其貧窮少萌慢忽之念雖無力相救常存惻怛之心有過失相規警有怨怒毋藏宿務全累世同居之好况今長老淪喪存者又流落鄉里日索然宜各飭身勵行無令恥辱上及門戶願與諸宗交勉也

汝於父兄晚出故齒最少而行則高古人尊齒於鄉黨尤重彼敬我以行我敬彼以齒庶幾兩盡而交得汝或妄尊而取侮則不惟自損亦以成人之過與祥甫輩同處亦然矣夫以孔子之聖在鄉黨恂恂如不能言况其下者乎不可不加謹也

今之所謂友者拍肩執袂以相與慢言褻色以相加是則有損而無益要當以敦厚忠信改過勸善爲主也吾家素簡拙自守不與人馳逐汝舅尹養直喜談論廣交遊日日步履遍洛下固一時望士而吾願汝謹守家風不願其酷似也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二  
吾家家法素嚴近來子姓甚少禮爲情奪使有識見  
之必曰孝謹衰矣汝在長者側亦不能檢束况今經  
年索居傍無嚴師畏友勢必惰慢放肆自便成習雖  
施之以敬長之教將扞格而莫之入也亟宜反省而  
痛革之夙興夜寐謹恭自持一動一止常若在長者  
之傍則斯過半矣記在德村時早起大雪余閒步松  
臺汝執篲以前埽開山蹊其時發興如狂視作戲劇  
而子弟之職實如此本然之天油然而見擴而充之  
其庶乎恐汝行而不著漫使知之  
汝幼時恃愛自恣若癡若狂發一言行一事上下哄

堂愛汝淡者憂而不愛者或稱有氣汝則自以爲能  
不知人視汝爲俳優恥孰大焉人醉時無所不至其  
醒也方知愧恥汝醉旣久矣今則醒耶不醒耶遇人  
自郊來輒問汝舉止則曰比前頗勝頗者未盡之辭  
或存得一分半分終是癡獸罔兩人豈不駭且懼耶  
伏疾之人積久治療一日發作復如初矣

汝自幼易言言多不實人曰某之言何可信也此大  
恥也而汝之不恥至於頃年瞞弄施彥輩而極矣吾  
至今寒心人誰無過改之爲貴使汝如溫公之不妄  
語子路之信在言前方可爲善補過矣其能之耶終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不能耶

汝姊嘗謂余曰吾弟譽人升之九天毀人墜諸溪淵  
信如此則汝之虛驕甚矣孔子大聖猶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又曰夫我則不暇汝安敢然汝安敢然  
好議論人長短新息所以寧死而不願聞吾亦不願  
於汝也又聞汝與人語好侵及其先然否孟子云殺  
人父兄人亦殺其父兄非自殺之一聞耳讀此豈不  
慄然汝口氣本有麤快鄙悖之病矣余甚惡之  
汝性麤而又喜爲清疎樣衣冠全不整敕此雖與顧  
影自好者不同必流爲亂頭養望之弊矣飲食則放

飯流歎在長者前不敬尤甚賢聖苟以衣服飲食爲  
末節而不之檢則敬身篇中何以有此兩條也

朱子與魏應仲書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  
庭期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所讀經史反  
復精詳方漸見旨趣誦之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  
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  
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  
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一抄記俟歸日理  
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  
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

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此於汝字字藥石吾爲汝謀至矣而外此無可說矣

汝喜涉獵又好抄節雜書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淳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了不曾子細玩味所以見處全不精明淳夫猶如此况如汝乎莫若取一般經子書專一熟讀得力最長呂舍人課程極好

或言汝近日喜作詩句有之否詩之教溫厚苟得風雅餘意豈不有益於身心不如此不必多作也余嘗

謂能移謹厚性化爲輕薄類惟詩爲然不願汝好着也且汝作文有步驟而無倫脊切勿得小而自足也汝作字麤甚與長者書尤不容不謹吾每以此戒之戒之始稍作意而一行未終已有麤意後便得書已全麤矣其後屢戒屢如此筆者心畫汝心旣如此動靜語默之間雖欲用力必將霎時住不得矣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吾願汝反隅也

凡人病痛常起於長處寬緩者懦而不振疎蕩者流而無反泛愛喜施則又近於浮雜夸誕矣汝天賦不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二  
齷齪識趣往往有好處而四端之中羞惡最微一身  
之內客氣爲主宅心制事散漫無當雖日告以嘉言  
善行恐無田地可下工處他病不暇言也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從古聖賢之言莫切於此而在  
汝尤緊切朱子之答廖真卿曰公心放已久且讀玉  
藻九容吾爲汝誦之

汝幼時受小學儉人得望從傍勸讀一日歎曰此書  
之所令母禁止者君皆有之大是恠事此名言也小  
學是做人樣子體此則人反之則禽獸汝須朝夕於  
此書淡味而力踐之其所令母者一一去之母重見

笑於儉人也先儒謂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吾於  
汝亦願之然人於父母神明知敬而信者固鮮矣欲  
知是者又捨此書奚以哉

上元之曉爲汝作此書奴僂早發不及付矣書此時  
自然流淚可見真心迫切不能自己者汝其置之座  
側常若覩我而聽我也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苟  
如此則吾亦末如之何也

答從弟大心

辛亥

所示領悉拙者規模君豈不知而有此云云者豈以  
平日篤信此老或冀其破戒而然耶丙申一番代泮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二  
疏之後不曾下手於他文蓋有所受君所知也此身  
如可以擔當世道則初豈爲退遁而又復主張論議  
本非此志虛辱諸君勤託慚歎慚歎君雖在京切望  
杜門看讀毋揚臂作氣於論議間也此事不知誰所  
主張關楨甚重單舉固可而并斥之論則不可矣

答從弟大心

壬子

尊甫書見之否其中主張論議之目極是不好消息  
不知君何以得此聲哉宜痛自反省十分愼恐也此  
時非君在京時而病故適此拘繫如此爲憂誠不淺  
也湖疏在此身實爲非分而外至之事誠無奈何爲

子弟者於此事不但不發諸口亦當不置諸心若或  
於此看作大事有所喜怒於其間則識趣卑淺甚矣  
平日讀書何爲人或語及於此者切勿酬答只當  
以非吾輩所知五字答之而已萬一失言登人頰舌  
則吾雖在遠亦可以入耳聞矣吾不能檢飭子弟以  
至於此則不但君無面見我我亦無面見君慎之慎  
之

答從弟大心

癸丑

二書續至已是隔年信音能不依依此身居然五十  
四歲人前已責君而君則猶可畏吾則已無足畏矣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年少者豈不可視此爲戒也乞言固好意而此豈有別般良藥頃書所云恐是對病能造次不失否呂東萊言方寸不凝定則擇義不精衛生不謹更以此爲贈也朝日令一朋友誦大學傳之二章頗覺有好意思雖遠可能領會耶涵養二字君之助多矣何敢忘也

答從弟大心

戊午

閱月阻音方謀走伴而未及矣彥姪致廿五手字安信爲大幸自餘巖泉之勝豈不馳神而惟屬外事春寒不解日間旅况安迪坐想入定之容還發一笑中

庸讀得幾何果有新得否豫章之欲讀春秋於靜處亦有意思然人生自多動豈必坐靜而後方讀耶他日當於眉睫間得其存養之驗然心裏所有非獨澶州一木奈何目下所乏惟上樑文耶吾則素不喜如許虛文至如告由亦不必爲雖爲之下語何遽如此其地爲何地此時爲何時人之無遠識如此此實本來虛夸之病兩日憂歎不能弛也吾則方坐高堂又坐占巖居鳩拙未必其不爲幸而君之處事暴露若此必壞了壞了願因此知戒隨地慎密無貽父兄之憂也

答從弟大心

奴還得書甚慰慮念山中消息令人馳爽日間旅况益勝否亭舍計已立柱而君之作事多不量力矣約則鮮失千萬溪思賣也言君行似在來月望念君書則云晦初其將誰信耶或言君於作舍後欲教宗人與申爭訟豈其然耶彼既欲從便吾亦可相忘泉石亦公物何必着得一我字耶絕勿生此意也且此地非獨爲巖泉之勝未必不爲必歸之所雖事之細微無失人心亦無自悔也

答從弟大心

阻音四十日蒞告忽至驚喜可知山居興致固可掬而得無疾二字足矣但過期至此自此不信君言而信賣奴之言也士元晦間來做數日穩云旬前向華陽仍與君相見矣未及發而風眩復作幸得少定此計已左而亦恐畏約無窮未易更出戶庭外耳親友中好人多不淑無如運氣何不欲煩入山之耳上樑文一讀破顏此翁公然安坐而有之曾見史書有遙領荊州牧者無亦類此否巖泉奇勝不曾一寓目而都付於君雖坐貽口瘡羽譙之勞而不知其爲不安也聞倅事有傳之者信否君既自笑其不識世態矣

陽者先生集 卷二十二  
今始覺得耶還可笑也事既始矣善料理善收殺而歸惟以一慎字爲要法至望至望

答從弟大心

方日企言歸書至而人不至一悵一慰所喜惟無疾咬菜之久百事其可做否承屋子已突兀非不好矣但縛得數間茅茨亦足何張大至此不信吾言一任已見甚可憂也作事自不得不勞衆旅瑣勢必資人而力小役鉅尤未易收殺怨謗之來實所難免此事雖不能慎之於始亦可淡思善後之策也農節非使民之時在國猶然覆蓋之後它餘工役姑徐而蓄力

更舉之未晚也人心一失雖有好山水好亭臺亦可自保耶區區所戒不外於約與慎二字無聽之藐藐也此中粗適向日墜傷不足淡念士元風眩亦差歇云親友凶聞誰人報去以敗君好意思耶歸期屢改今不敢信惟諱辰在前所恃此耳山菜又上盤紫芝當歸不必較其優劣食之良好民魚前書所付而未往者君已成嶺人不可不知此味也好笑好笑來詩讀之可喜昨觀諸友習鄉飲儀今早復還未暇和去可歎聞新屋甚好自家身與心得無先不好否山水既好屋子又好事事要好恐非達理者所爲吾則實

陶庵先生集 卷二十二  
有招損之憂無以為迂也康節詩一句錄去此則非  
如前日所報者猛省之○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  
得自家身

答族兄汝章

練○丙辰

金聖鐸之疏雖其遞職之後以其有所懷故入啓有  
城役令備局稟處之 批而兩邑守宰事不為舉論  
於 批中矣儒生李海老等纔上章洞辨麟至醜辱  
之說末端仍略及聖鐸疏語之凶巧 批旨頗優假  
而以何其言之不擇此極况金聖鐸事尤過為 教  
云耳鐸言異於麟至既是臺職則義不可苟冒須即

為辭狀而一邊整理官事從容決歸以全廉義如何  
事端橫生鎮定為難無如速解方伯亦豈不相諒而  
許之耶雖或不許此後必更有遇辱之事自伸廉隅  
終為快足如何如何

答族姪濟彥

癸亥

聞君衰疾忒甚常以為慮求助之意甚善甚善君之  
許多病痛都由心火喪戚之所疚傷貧困之所隕穫  
自不能不如此惟明理克己四字為對症之良藥而  
此非卒然責之於平日不事學問之人且願閒看醫  
書專以平心下氣為主則一日必有一日之效幸試

之也

與族姪濟寧

己未

襄事過後豈無一書之間而訖此不能非徒不能蓋亦有以也合祔事頃日言之申複此非余言即先兄主之意也術士拘忌之言何足論而其忍負諸其忍負諸動塚吉年吉月不患無之若不趁此改封非但吾無顏見君君亦無以拜先兄主於地下矣淡念淡念在仙洞時先兄主爲君勸學必欲亟送吾處之言思之嗚咽亦望收拾舊書而讀之也

答庶從叔

晚膺

爲人妾者祭止於其子於禮爲正何者子以承父孫以承祖禮之經也妾子既不能奉其禰位則不可以傳序之義論也苟以情有所未忍則於孫猶可奉主似當於別處三世四世則不可祧遷尙何可論

與庶從弟綽緱

戊午

秋夕祀君家無來者似此非一矣塚人替行士夫家亦或有之而吾門子姓鮮少而未嘗一闕躬親自吾省事以來蓋如此故吾嘗謂墓奴輩習慣耳目吾家子孫一或使人替行或全闕則招侮不少矣况君輩流落他鄉已久邱隴阻遠樵牧難禁節日來往亦不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能焉幾何而不失其處耶如此則子孫雖多何爲言  
之痛心自今交相勉勸無馬則徒步四名日無或一  
闕爲可

與庶再從姪濟仁

壬戌

先墓表石事相見輒有云云而因循至今不知何時  
可了自念衰疾日甚去死咫尺苟無此身誰復爲此  
語者及吾在此時爲此事凡百大勝見書後卽爲決  
計趁今秋冬間始役以爲明年豎立之地也家儲如  
不可擔當斥賣田土之外更有何策耶此又遲疑而  
不用吾言則吾誠無面歸拜於吾叔祖又何辭於汝

兩世耶汝亦無面見我也



陸菴先生集卷二十二



